

孙科“千里救美”背后的惊人内幕

其实,事情并没有传说的那么简单。关于孙科营救蓝妮真可谓不遗余力,甚至于不惜与蒋介石闹翻,擅离重庆到南京,准备转往上海解救蓝妮。为此上演了一幕富有传奇色彩的所谓孙科被“劫持”回重庆的插曲。对此,杨雨青女士在《孙科被“劫持”回重庆》一文作了详细披露。

原来抗战胜利后,孙科的“亲苏联共”主张使蒋介石异常恼怒。1945年11月,孙科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并欲往上海。其时由于孙科与蒋介石政见不合,谣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如此时让孙科赴沪,更会引起外界猜疑。此外,国共两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初定于20日左右开会,国民党必须在会前做好充分准备。蒋介石故于11月12日特地派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乘专机赶赴南京,力劝孙科返回重庆。吴铁城奉蒋指示与孙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请孙科回重庆商议。孙科表示,对中共问题他素来主张政治解决,不应用兵。现在军人方面已摩拳擦掌,准备以军事解决,他即马上回去参加会商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决定先赶赴上海,四五日后即回重庆。如果中央不信,尽可派几个特务人员跟着他行动。当晚,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军统局局长戴笠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吴、孙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报告,他们已告诉吴秘书长,明日必定送孙科回重庆,已留了一架中航的飞机在此停候。收到电报后,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气得大骂孙科:“俄共对本党如此侮蔑逼迫之中,而孙科反噬我军人剿匪之

戴笠逮捕蓝妮真相揭秘(下) ◆ 陈真

非,是殊为总理家族之忧悲也。”

蒋介石担心吴铁城劝说无效,特意手书了一封信,让吴铁城带给当年孙中山先生的侍从武官刘季生,希望刘季生能劝说孙科。没想到,孙科不为所动。吴铁城只好亲自出马,再访孙科,仍无功而返。吴铁城认为孙科去意已决,再无法劝告,于是主张于15日上午12时左右,包下一班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事先与机长约定好,待孙科上飞机后,即直接飞回重庆。但表面上仍准许孙科购买15日飞往上海的机票六张,并由吴铁城陪同他赴沪,等到起飞之后,再由吴铁城告诉孙科,这架飞机是直飞重庆的,一切责任由吴铁城个人负责。蒋介石接到吴铁城汇报的电报后,只在上批了一个字“存”,实际上是默许南京方面的计划。15日下午,吴铁城去向蒋介石报告,孙科已回到重庆,但是他“不平、不愿、不服”。

蒋介石不惜以“劫持”手段强迫孙科返回重庆,是因为其时正是东北问题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时候。当时,由于苏军的阻碍,国民党的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也很难进行接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来电报告“孙科已被俄共诱惑,将往东北组织伪政府矣,彼对人明言,两周后俄在东北必有所表示”,蒋介石相信这一切都有可能。蒋介石担心孙科跑到上海后再到东北,组织亲共亲苏的政府,于是他下令给手下,无论如何要把孙科“请”回重庆。

杨雨青女士认为,孙科擅离重庆,除了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这一原



■ 孙科与蓝妮

因外,还因为不满于他的二夫人蓝妮被捕却不允许他交保一事。但在我看来,表面上孙科私自离开重庆是他与蒋介石政见不合,其实他取道南京转赴上海,真实目的是为了他牵挂着蓝妮,他要尽快设法解救蓝妮出狱。他之前求助戴笠、蒋介石都无果,只好凭借谁也奈何不得他的底气,演出一场“千里救妇”的闹剧。事有凑巧,孙科“出走”之时,恰逢国共和中苏关系极其微妙之际,蒋介石唯恐孙科节外生枝,就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显然有反应过敏之嫌。孙科的强硬态度,也使蒋介石改变初衷,退让一步,成全了孙科“不计得失救美人”的壮举。据称,在孙科被带回重庆的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就召见

吴铁城,嘱咐他转告孙科,蓝妮可以保释,但不能让她留在上海,以免“丧失公私威信”;如果把她押来重庆交保释放,那么孙科今后“不得再与其同居”。

孙科成功营救蓝妮出狱,被人视为他的风流韵事,日后常常成为各方攻击他的材料。

蓝妮指责戴笠公报私仇

蓝妮晚年认为,戴笠治她“汉奸罪”是公报私仇,为此耿耿于怀,极不服气。她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这混蛋动坏脑筋,在上海下帖子要请我‘吃饭’,我坚决不去。他竟把我关起来……在牢内住了九十六天,我天天大骂戴笠是个王八羔子,看守的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在我看来,戴笠关押蓝妮不能说完全是捕风捉影,问题是他动机不纯,想以惩治汉奸之名,借机要挟蓝妮,行劫色之实以满足私欲。万没想到蓝妮心中深藏着孙科,根本不吃他那一套。戴笠也就不顾孙科脸色把蓝妮抓起来,又没想到孙科为救她竟然擅离重庆,使蒋介石着实虚惊一场,并斥责戴笠的鲁莽。蓝妮很得意地说:“后来孔令侃打电话告诉我:为了你的事,‘小夫’(孔祥熙的子女都这样称呼蒋介石——作者注)打了戴笠一拐杖,还骂他混蛋!”(见许寅《八年前访蓝妮》)

据蓝妮说,孙科为解救她出狱,曾向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用出这样的狠话:“蓝妮是我老婆!你关照戴雨农把她放出来,要活的!否则

我决不同他干休!”孙科的话使蓝妮在狱中少吃了不少苦头。起初她被关在苏州,陈公博、褚民谊等大汉奸都关那里,后来被转移到昆山的一所小洋房,条件优裕。最后她就是被亲友从那里接回上海的。蓝妮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方有感于孙科对她那种常人不解的痴情,问道:“以您的才貌、出身、财力,当年拜倒在您石榴裙下者颇不乏人,何以让哲生先生成了‘蟾宫折桂客’?”她听了默然良久,徐徐答道:“这主要是缘分。男女之间,要结为夫妻,月下老人不牵线,没有缘分,决不可能。我与孙科就是有缘,不少人硬拆,也拆不开。抗战初期,我在重庆,孔祥熙就要我同他分手,说什么孙科没有钱,你为啥不找一个有钱的。我没有理他。”她还说:“他确实对我真心得很。我们一起生活十多年,他从来不违拗我。我性格倔强,谁也不买账,很有苗家习性。有时候发起脾气来,很厉害,他总是笑笑:‘看,苗脾气又来了!’从来不同我争吵。我们这种犟女人最怕感情上受欺骗,也最恨在感情上受欺骗,碰到这样诚心的男人,自然会称心满意的。”(见许寅《八年前访蓝妮》)

常言道:患难见真情。虽说蒋介石有条件释放蓝妮,对孙科“约法三章”,但事实上,孙科根本没把蒋介石的话当回事。蓝妮出狱后,孙科到上海就住进了玫瑰别墅2号,后来两人又双双前往南京。据蓝妮回忆,1946年夏天,她与孙科终于在上海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孙公馆补行了婚礼。

摘自《上海滩》8月刊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为了宣传和纪念孙中山先生,就献出孙中山行医用的沙滤缸。

1939年,在中山县沦陷前夕,身居澳门的卢慕贞牵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为防不测,她和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商议派人将故居里能搬走的东西,全部转移到澳门孙公馆。连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赠送的孙中山全身铜像,也从翠亨运到澳门。现该铜像安放在澳门“国父纪念馆”里。直到抗战胜利后,那些文物才从澳门运回翠亨村。遗憾的是,当年孙中山亲书、悬挂在故居大门两旁的“一椽所得,五桂安居”的对联,以及酸枝茶台架、床铺被席衣服等不慎散失了。今天海内外游客能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看到那么多珍贵文物,多亏了卢慕贞啊!

1938年11月,广州沦陷。中山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各阶层人民,在中山县五桂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抗日斗争如火如荼。卢慕贞虽为一介女子,但她热爱祖国,抗日热情不减男儿。当年中山五桂山区中共抗日游击队老同志欧初在《中山儿女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一文中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曾经和孙妙茜(孙中山先生的胞姐)及卢太夫人有过交往,获得她俩给我们游击队的同情。”卢慕贞和孙妙茜积极支持开展抗战,当中山县民众召开抗日救国会,她不顾危险赶回县城参加群众大会。她同情和帮助中山五桂山区抗日游击队,为其到澳门购买枪支弹药、药品和医疗器材等,还设法将少量伤员送到澳门医治提供方便。卢慕贞在民族存亡之际所体现的爱国热情,令人感动。

36. 长期珍藏孙中山遗物
卢慕贞对孙中山的敬爱之情还集中体现在她对孙中山姐姐孙妙茜的照顾上。孙中山胞姐孙妙茜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她自幼与弟弟互帮互爱,感情深厚。她与邻近的崖口乡杨家村杨紫辉结婚,婚后数年丈夫不幸病逝。因膝下无后,将丈夫四弟之子杨聪过继为子,杨聪生有三子一女。孙妙茜出嫁后常回翠亨娘家,与父母大嫂和弟媳一起过节。有一件事对卢慕贞触动很大。那是1895年春,孙中山回乡和好友陆皓东在书房谈论到深夜。孙中山叫卢慕贞去做夜餐,可此时卢慕贞早已熟睡,没有及时应声。孙妙茜听到弟弟的喊叫,见卢慕贞没有起身的动静,自己立即起床去做夜餐。事后孙妙茜认为卢慕贞不愿起床做夜餐,就郑重对弟媳说:“我细佬(弟弟)叫到都不起身做夜餐,怎么说得过去呢?”卢慕贞从这件事深感孙妙茜和孙中山手足情深,对孙妙茜的尊敬油然而生。孙妙茜因家境贫困,1928年以后,从崖口迁居到翠亨村入住孙中山故居,使得故居得到妥善管理。李伯新先生的《孙中山胞姊孙妙茜琐记》一文说:“她爱干净,分配几个孙子做故居清洁工作,要求严格,一点未做妥就不准去上学,使故居清洁一尘不染。对孙中山睡过的大铁床,不准小孩睡,使其完整地保护。尤其是她精心保护中山故居留下的文物,如族谱、契据、记事簿共六件。据说每逢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她把文物拿出来,在阳光下照晒,以除湿防虫,使这些珍贵文物流传下来。”卢慕贞既十分感激孙妙茜看管孙中山故居,悉心保护文物,也十分同情孙妙茜的处境,经常给予资助。她每月必返翠亨村一两次,与孙妙茜同住数天,共叙亲谊,并带一些日用品给孙妙茜。

卢慕贞对孙中山感情深厚,长期珍藏孙中山遗物,想方设法保护翠亨村孙中山故居文物。1936年,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奉命向卢慕贞征集孙中山遗物,卢慕贞感到此举是

38. 温暖的记忆

小微从澳大利亚回来了,嘉毅接到她的邀请电话很高兴,他们约定见面的地方,就是十几年前他们最后一次碰面的酒店。这些年来,他们偶尔通信,嘉毅对她的情况略有所知。她在美国结婚了,好像有了三个孩子,目前定居在澳大利亚,经营着一个很大的农场,这是她第一次带着家人回国探亲。嘉毅从信中得知她结婚时,有稍稍的失落感,他没有及时回信祝贺,随着时间的荏苒,心情也逐渐恢复了。

那咖啡厅还是老样子,依旧优雅气派。过了会儿,小微出现在门口,她丰满了许多,只是穿了一套宽松的牛仔服,上身套着一件肥大的羊毛背心,和酒店高雅的氛围稍稍有些不协调,也使得嘉毅很难和以前对穿着一丝不苟,具有很强职业女性模样的小微联系起来,这让他略感诧异。

小微见了嘉毅,一点不见外地挥了挥手,高声叫道:“好久不见,我这副模样来见你这位大校长,没关系吧?”嘉毅笑而不语,为她叫了一杯大号的咖啡。小微指着自己的服装,自嘲道:“我正式的衣服还在箱子里,没有拿出来。在那边整天就是这样的装束。三个孩子的老娘,搞不好了。”嘉毅问:“你老公和孩子们呢?”小微说:“现在的上海建设得真不错。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昨天晚上,在外滩、新天地疯了一晚上,现在还在睡觉。我也懒得让他们下来见我,还是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好。”

嘉毅端详她,饶有兴趣地问:“你在澳大利亚还好吗?”小微笑了笑:“我在美国读硕士时,认识了我丈夫,他在读世界畜牧业经济,是博士,结婚后有第一个孩子时,他还在大里做讲师,浪漫幸福了一段时间,可好景不长。后来,丈夫家里发生变故,父亲去世了,他只能回老家继承农场。外国人没有分居两地的,我也不得不跟着过去做农民了,不是做牧民。真的,这不是我要过的生活,我不骗你,但已经没办法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小微见他不说话,便问道:“你和那个假结婚的人,怎么样了?”嘉

毅愣了愣,淡淡地解释道:“她一回来,我们就解决了,她好像又要结婚了。”看到嘉毅这样的神情,小微知道以前曾错怪了他。她双眼充满着柔情,说话的声音也变得非常柔和:“你不小啦,结婚吧。”听上去像是在乞求。这样的神情感动了嘉毅,他点了点头道:“知道了,我会的。”小微伸过手来抓住嘉毅的手,从紧咬的嘴唇中蹦出:“不要忘了我。”也许这就是嘉毅

在潜意识中期待的情景。嘉毅握着她手,感受到她手的柔软和温暖,注视着她漫漶泪水的眼,说道:“永远不会忘记。”

自从嘉毅被聘为副校长,就使用多年的宿舍还给了学校,每天坚持回西藏路的家。其实这时候的家,和宿舍也差不多,每天只有他一个人。为更好照顾嘉毅的生活起居,姐姐近来帮他新找了一个做家务的钟点工,她名字叫田香,是典型的外来妹,来上海时年龄小,才十七八岁,很长一段时间在服侍一位老太太,学会了烧上海菜、说上海话。她聪明伶俐,手脚勤快,人也长得漂亮可爱。

那天,嘉毅休息在家,见到了多日不见的小田。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小田已经在他家里做好几年了;陌生的是因为他俩进家门的时间正好相反,小田来家里,他已出门上班去学校,小田离开时,他才离校,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他俩很少见面。

当小田要离开时,嘉毅发现窗外的天色已暗,便问:“你的晚饭在哪里吃?”她笑了笑说:“回去做呀。”他想起小田也是一个人,便邀请道:“你一个人回去还要烧,还不如在这里吃完了再回去,反正这么多的菜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小田略微犹豫了一下,答应了,说:“说真的,一个人吃饭真没劲。”

他们面对面吃着饭,小田对他看了一眼说:“你们上海人真怪,像你条件这么好的人,怎么不找个人结婚?”嘉毅笑道:“你好像也没有结婚吧?”小田快快地说:“我嘛,不知道怎么搞的,在老家没有找到,在上海也没有找到,就一个人到了今天。”

七九届高中生

宋坚雷



多日不见的小田。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小田已经在他家里做好几年了;陌生的是因为他俩进家门的时间正好相反,小田来家里,他已出门上班去学校,小田离开时,他才离校,所以这么长的时间,他俩很少见面。

当小田要离开时,嘉毅发现窗外的天色已暗,便问:“你的晚饭在哪里吃?”她笑了笑说:“回去做呀。”他想起小田也是一个人,便邀请道:“你一个人回去还要烧,还不如在这里吃完了再回去,反正这么多的菜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小田略微犹豫了一下,答应了,说:“说真的,一个人吃饭真没劲。”

他们面对面吃着饭,小田对他看了一眼说:“你们上海人真怪,像你条件这么好的人,怎么不找个人结婚?”嘉毅笑道:“你好像也没有结婚吧?”小田快快地说:“我嘛,不知道怎么搞的,在老家没有找到,在上海也没有找到,就一个人到了今天。”